《紅樓夢》兩個新譯本競爽

柳存仁

日前看到唐瑾先生在報上寫的《紅樓夢英譯本》一文，頗有些可以補充的話。

楊憲益、戴乃迭（Gladys Yang）夫婦合譯的《紅樓夢》（A Dream of Red Mansions），最近第二冊也已經出版了。（香港可以買到。）每卷四十回，這第二冊正是譯到第八十回，兩冊包括了曹雪芹原著的全部文字。還有第三冊，即是高鶚續作的最後四十回，聽說早已完成，想來不久就可問世。楊氏夫婦的譯筆是有名的，近二十餘年他們所譯的古典文學名著，像《漢魏六朝小說選》（The Man Who Sold A Ghost），《唐代傳奇選》（The Dragon King's Daughter），《宋元明短篇小說選》（The Courtesan's Jewel Box），都早已膾炙人口，後者所譯是《三言》、《二拍》中已收入《今古奇觀》裏的二十篇。但他們在譯《紅樓夢》以前的扛鼎巨製，還有譯吳敬梓的長篇小說《儒林外史》（The Scholars），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就已經出版的。

唐先生文章裏所提到的十九世紀末較完整的，裘里的英譯本，所譯的值開始的五十六回。裘里（H.Bencraft Joly）的書名就用的《紅樓夢》（Hung Lou Meng）譯音，共分兩冊，首冊在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由香港別發公司（Kelly & Walsh）印行，第二冊於下一年由澳門商務排印局（Typographia Commercial）印行。這兩冊書我曾在港大的馮平山圖書館看見過，書品似還保存得很好。唐先生所提到的約翰·弗蘭西斯·戴維斯在道光十年（一八三〇）所撰的《漢文詩解》裏選譯的《紅樓夢》兩首「西江月」，我不曾看過原書。不過可以補充的是，鮑拉（Edward Charles Bowra）在同治七—八年間（一八六八—六九）曾在上海出版的《中國雜誌》（The China Magazine）翻譯過《紅樓夢》，所譯值開始的八回。還有，在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湯姆（R.Thom）曾在寧波出版《漢文讀本》（The Chinese Speaker）裏選譯了若干段《紅樓夢》的文字，則是為了外國人學習漢文之用的。

王際真翻譯的節譯本《紅樓夢》，出版到現在已整整五十年了，但在一九五八年曾出過增訂本，雖然也還是節略性質。一九五八年倫敦羅特萊吉與基甘·保羅書店（Routledge & Kegan Paul）又出版了弗羅倫斯和伊沙別羅·麥克雅（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合譯的《紅樓夢》，其實是從德國法蘭茲·孔（Franz Kuhn）的德文譯本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一九三二年出版）重譯的，這個本子把全書一百二十回的故事縮成五十回。據孔氏自己說，他的譯文包括了原著的五分之四。這是不確的。據吳世昌先生在他的《紅樓夢探源》（英文本）裏說，孔氏的德譯大約只有原書二十分之五（即四分之一）的量而已。

近年企鵝叢書本所收的英國霍克斯教授（David Hawkes）譯的《石頭記》（The Story of the Stone），第一冊（到第二十六回）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第二冊（到第五十三回）在一九七七年出版，以印行的時間而論，它的出現還在楊戴兩位譯本之前。不過楊戴譯本的稿子可能成書在前，以北京出版的英文雜誌《中國文學》一九六四年第八期已刊有楊戴譯的《紅樓夢》第七十七回，即可做此說的一個例證。難怪他們後來居上，一下子就出版了第八十回，而最後一冊不久也該問世了。霍克斯譯本和楊戴兩人的譯本都可以說是《紅樓夢》的真正全譯本。這一部十八世紀的文學名著，現在有了這樣的兩個好的英文譯本競爽，真是讀書界和翻譯界的一件大喜事！

霍克斯本來是牛津大學的中文教授，在一九六二年吳世昌先生離英返國之前，和吳先生是同事。在牛津歷任的教授中，他是比較年青的，現在恐怕還不到六十歲。在沒有研治《紅樓夢》之前，他曾翻譯過《楚辭》（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二十年前早已出版。其後，他似乎對元曲也有興趣，然後才轉到翻譯《石頭記》——這最後的方向也可能是受了吳先生的影響。霍克斯曾到過中國，關於《紅樓夢》的若干問題，曾向俞平伯，吳曉鈴等人請益。他和楊戴夫婦本是好友，前幾年楊戴夫婦返英小住，和最近吳先生訪英，他們都曾經暗聚。霍克斯為了要專心治「紅學」，前幾年特別辭去了牛津講座教授的職位，專門譯書，這種犧牲而不合的精神，是很難得的。

最近中國發起專門研究《紅樓夢》的刊物，霍克斯和另外一位現在澳大利亞的年青學者閔福德（John Minford）都曾被邀參加了，這也是國內外學者們發生聯繫的一個新動向。閔福德也是牛津出身，他曾被邀擔任企鵝本《石頭記》第四、五兩冊（高鶚寫作和整理的部分）的翻譯者，現在第四冊已經基本上完成，第五冊亦在着手。聽說今天九月間霍克斯還要親自到澳大利亞坎培拉來共閔福德一起討論翻譯《紅樓夢》曹、高兩部分文字怎樣才可以在譯筆方面力求接筍和一致的問題呢。

珍妃井

健翎

北京紫禁城庭院裏的水井，都築有琉璃瓦蓋頂的小亭，四周圍着漢白玉欄杆。在東南角的一個小院裏，却有一口普通水井，井口極小，什麼裝飾也沒有。雖然故宮博物院對它沒有加以標志，但了解這口水井故事的人，往往懷着悲憤同情的心情，站在井邊凝視。這就是慈禧淹死珍妃的地方，稱為珍妃井。

封建時代的帝王生活，夫妻之間的關係，有着許多禮法、虛套子，沒有家庭生活的樂趣。珍妃是光緒皇帝心愛的貴妃，年輕貌美，性情活潑，工翰墨，善奕棋，能拉會唱。她敢於打破陳例，不被虛套束縛，有時穿皇帝的服裝，扮作光緒；有時扮作太監，陪光緒在養心殿辦事。在生活和政治上受到壓制的光緒，心情十分苦悶的時候，珍妃給了他很大的安慰，成為光緒的愛妃，而獨攬大權的慈禧却恨透了她。

光緒十九歲大婚時，慈禧將她胞弟桂祥的長女塞給光緒，命他選為皇后，這就是隆裕皇后；同時以侍郎長敍的二女珍、瑾為嬪妃。隆裕比光緒大兩歲，其貌不揚，光緒對她沒有好感，很少接觸，却寵愛珍妃。使慈禧更為不滿的，是珍妃贊同光緒變法圖强的主張，成為她的政敵。甲午戰爭之後，瑾、珍兩姐妹曾被革去妃號，褫衣廷杖；二妃的哥哥志銳，被謫於烏里雅蘇台。

瑾妃跟她妹妹不一樣，膽小怕事，甚至對她妹妹也懷有妒意。珍妃繼續被慈禧虐待、打入冷宮之後，瑾妃沒有受到更大的摧殘，只是過着孤苦伶仃的生活。

一九〇〇年八月，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挾持光緒逃走之前，命令御前首領太監崔玉貴把珍妃從三所提出來。

被禁閉冷宮與外人隔絕，度着淒慘歲月的珍妃被帶到院子裏來了。她面色憔悴，戰戰兢兢地跪在慈禧的脚下。

這時，隨侍太監都被打發到游廊拐角，院裏只有慈禧和兩個首領太監崔玉貴、王德環。準備逃挾帶提地把珍妃拉過去。在悲慘號哭聲中，珍妃被丟進井裏，蓋上了井蓋。

隨後，西太后一夥人倉皇地走出神武門，逃離京城，繞道到西安去了。

慈禧死了之後，珍妃的姐姐瑾妃為了妃念被殘酷迫害致死的妹妹，在這口井對面的房子裏，布置一個小靈堂，供着珍妃的牌位。院子裏的那口井，從此被叫做「珍妃井」。

量數

林未雪

他們走在我們前面，那一對男女。

最初，我們以為是兩個駝愁潦倒的異國流浪者。不但潦倒，還有幾分可怕，「野」得可怕，「野」中帶一點點蠻氣。

後來進了碼頭，他們在我們前面站住。這才發現，他們不是外國人，是廣東人，標準的廣東口音。原來，是他們那滿頭「鬆毛狗」似的鬈髮使我們誤會了。

原來，他們身上的衣飾，都是高價的「時髦」，此刻，大家都站住，我們可以細看一番，不再誤會。有些時髦的衣飾，不是作「窮」狀，作「不修邊幅」狀，作「野」狀的麼？他們的衣飾十分標準，正是這一種時髦，或者該說是，這一種時髦中的「極端時髦」。

原來，他們的談吐都非常文雅，有教養，一點都不「野」不「蠻」。

我並不是在這裏諷刺「時髦」，攻擊「時髦」。我只是想，「時髦」是一種什麼玩意呢？

有一本心理學著作，說時髦是儀容的女神，她的命令，我們有服從的義務，不僅僅得就算。這些命令不是一切普通人所能瞭解。我們不知道它怎樣形成，能支持多久，只知道一定得服從它們，服從越快，好處越大。如果想用毫無成見的科學態度來考究這神秘性質的活動，其困難有如要在宗教領域內做什麼心理學研究一樣，倘若自己不是一個宗教崇拜者，往往就成為一個謾罵者……

不能引述太多了，這本書對「時髦」的研究，足有數十頁。

在我看來，「時髦」也有一種數量性的壓力。最初，一種時髦出現了，並非單槍匹馬出現，而是以一種小規模的「多數」出現，後來便逐漸推廣，變成滿街滿巷的多數。許多服裝變遷都是這樣來的。有些變遷只是短期的時髦，不久，便被另一種時髦代替。有些變遷有高度的持久性，終於成為整個時代的服裝，把被淘汰的服裝推入「古裝」之列。

思想潮流也常常被「時髦」這種力量沁入。思想是理智性的活動，「時髦」却是非理智的。其中那「以數量取勝」的特質，更是非理智的。

合乎實際需要的，有改善作用的思潮，有推動社會往更完美的方向發展的力量，擁護它的人數當然越多越好，否則就很不妙。

但一切思想之成潮，自有它數量上的力量，防止那些破壞性的思想成潮，最有效的辦法之一，便是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但這也只是乘多辦法中的「一法」。

·西洋漫畫選·

父子同科

奇傳的扇

李維君

古典戲曲裏的美人，不論春夏秋冬都拿一把扇子，從來就是裝飾品，不會像勞動人民拿了大蒲扇啪嗒啪嗒扇風的。「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絃？」這是六宮粉黛的哀歌，皇帝三年未幸了，無限哀怨，苦悶，拿扇子掩着臉，獨自傷懷。作者王建也不過是拿扇子作為「興」的由頭。梅蘭芳的《遊園驚夢》，配了言慧珠的春香，春香手裏的團扇，隨了杜麗娘的舞姿和「良辰美景奈何天」的崑曲的優雅唱腔，忽昂忽抑，或左或右，變化萬千。如果春香手裏沒有扇子，陪小姐遊園半天，連手也沒處擱。

孔尚任的《桃花扇》，用一把扇子貫串全劇。李香君不過是秦淮河的一名歌妓，在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愛憎分明，有膽有識，大義凜然。孔尚任還塑一個「小人物」來充當正面人物，可謂用心良苦。李香君善歌湯顯祖的四傳奇（《紫釵記》《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尤工《琵琶記》，但輕易不唱。侯朝宗落第而歸，李香君破例以《琵琶記》送行。歌畢，香君語重心長地對朝宗說：「侯公子，您的文學不比蔡中郎（伯喈）差，蔡中郎學問雖好，但瑕不掩瑜，蔡伯喈不認前妻的傳說雖說是杜撰的，可是接近好臣董卓，總是不可掩飾的污點。公子此去，望自珍重，莫忘我唱琵琶詞的一番心意！」這段史實，出諸侯朝宗的手筆，確實可靠的。可惜，堂堂黃眉侯公子辜負了香君。

《雷雨》中的繁漪，不開電扇，非得叫四鳳給她拿來一把扇子，要的就是這個動兒。她是經不起電扇嘩嘩地扇的，只能慢條斯理地搖兩下團扇。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的劇本，洪深給它取個名叫《少奶奶的扇子》，過去年代反覆演出，還拍過電影，恐怕是這個劇名吸引了一部份觀衆——儘管這些觀衆不知王爾德是何許人也。

辭個幾談談字個幾和

鄭逸梅

曾有一位山先生有「莓」與「槅」一文，謂：十個有九個搖筆桿的先生們的槅，是門上的橫樑，也是兩檐間所架的橫木，這橫樑本是好好的，忽然的倒了下來，自然是件不好的事情。因此被用作運氣不佳的同義語。但筆者對於這個解釋，認為尚可以商榷一下：槅不僅指的是橫樑，直的旗杆也稱作槅。舊社會凡是闊閥世家，門前都立有旗杆，含有貴顯旌表的意思，且科舉盛行，一般應考的舉子，上京赴禮部試，家門前往往把旗桿姑先豎立起來，作為三元及第的預兆。一旦發榜，名落孫山，只得把豎立的旗桿倒下來，所以不第的就叫做「倒槅」。山先生又說：莓怎麼能倒，是講不通的，這也有個原因，每年陰曆五月間，為梅子黃熟的時節，稱為黃梅天。這時的天氣鬱悶不適，經過一段時期，才得出梅。但習俗有這樣一句話：「小暑一聲雷，黃梅倒轉來」，就是說：小暑節是不能打雷的，一打雷，黃梅繼續延展下去，天氣不易開朗了。那黃梅時節，東西容易發霉，所以黃梅的「梅」，和「莓」字也混為一談。「倒莓」的名詞，從這樣來，也是有些根源的。

除此以外，尚有「走投無路」一句俗話，「投」字往往錯寫為「頭」，須知「投」字在字典上解作：「適也」、「托也」。柳宗元詩，有：「萬死投荒十二年」。譚嗣同詩，有：「望門投止思張儉」，都是適往寄托的意思。所以「走投無路」，誤「投」為「頭」，便實解了。

又「原來」二字，應當作「元來」。照例，文字什九由繁而簡，為什麼這由簡而繁呢？這也有些小道理在。因元代的統治者，壓制漢民族，人民在鐵蹄蹂躪下，過着極慘苦的生活，一旦朱明恢復漢土，重見光明。而人民對於元代是深惡痛絕的，所以運得道「元」字都看得觸目驚心，凡是涉及「元」字，也就避而不用，且把「元來」改為「原來」。那陸放翁臨死一首詩，第一句：「死去元知萬事空」，這時尚在元代以前，所以用本字的「元」，不用避字的「原」。

「吹牛皮」，一般是這樣解釋的：黃河上游水急灘險，土人用皮筏作為交通工具，使用時充氣使之鮑滿，便能浮江了。充氣是用力使之擴大，所以對好說大話的，叫做「吹牛皮」。但還有一說：「吹牛皮」實則是「鼠牛比」的誤寫，鼠小牛大，差距是很遠的。茲把這樣小的鼠，以比這樣大的牛，那是太虛誇了。

又「胸有靈犀一點通」，解釋這句李商隱詩的，值值說是：「心心相印」，沒有談到靈犀的本身。實則犀角中，有極細小的一條白色線紋，直通到腦，以比喻彼此情感的相通，是一致的。

又四兕橫行時，把無辜的知識份子，加以禁錮虐殺，醜詆之為「牛鬼蛇神」，實則「牛鬼蛇神」這四字是褒詞，四兕無知，却誤為貶詞。來歷是出於杜牧之作的李賀詩序：「牛鬼蛇神，不足謂其虛荒幻誕也。」無非喻其構思獨特，充滿着浪漫主義的思想，和濃厚的神奇色采。假使是貶詞，杜牧之怎會對於李賀的詩篇這樣說呢！

跑蹉

林未雪

一張椅子，四隻脚壞了一隻。老早就想拿去修理，有時又想自己動手。但一年過去了又一年，這張三脚椅子還仍然是三脚椅子。習以為常，根本就忘記了椅子該拿去修理這件事。儘管天天都看見它是一張缺了一隻脚的椅子。

那向西的窗户，早就該換個窗簾，但每逢有太陽射進屋內，就總是暫作權宜之計，拉一把傘，遮住部份的陽光。

每天下午，都暫作權宜之計。每天下午，每天下午，不知過了多少百個「下午」了。

記得，有一個親戚，他一生歲月蹉跎，許多該及時辦的事沒有辦，許多該把握住的時機沒有去把握。但他是個好人，從來不作對不住人的事，他的蹉跎，只是貽誤了自己。

最初，妻子、親友都規勸他，但他老是那樣子下去，久了，大家也就習以為常，認為這是一種性格，不去管它了。

還有一個親戚，他一生沒有結婚，他年青時候，也並非沒有結婚機會。只不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沒有及時向他傾心的對象表白感情。

一本書，該看而沒看；一擱就可能許多年過去了。

一個家庭問題，早就該解決，但不去解決，問題不只存在，還會擴大，深化，還可能發展成大問題。

一封信，該寫而沒寫，這一擱，可能這封信永遠不必寫了。

一個約會，該確定而沒確定，待時過境遷，可能再不需要這個約會了。

一個弱點，留在自己的生活習慣的系統裏，越久就越難改，有一天，終於會想出一個體諒自己的辦法：「我就是這樣的了。」

該做的事沒做，而往往是不該做的事却做了。

該去趕火車的時候，却坐在咖啡室裏看報紙。該去辦這件事的時候，却去辦另一件事。該先解決一個最麻煩的問題的時候，却避重就輕，挑選些輕而易舉的先幹；或者是相反，把許多很輕易就可以解決的小問題都暫時擱置，認為不忙，不必急着去理，這樣一拖再拖，就被許多小不便以及小麻煩牽累，在許多平坦的道路上，撒滿了礙於行走的小石子。

蹉跎的習慣之所以形成，還因為老是想着「等明天吧！」

在每個「今天」裏，都可以這樣說：「等明天吧！」「等明天吧！」……。

西方漫畫選

喝醉了（美國漫畫）

「！能不並些有，用以可車汽些有……是但……太太起不對」

綜合文選

中國糧油有限公司
239 E. HASTINGS ST. VANCOUVER, B.C. 電話：687-4204
夏季大減價十天　美國上等靚絲苗特平 $9.99
百分百純正粟米油 $4.99　金牌即食麵卅包庄 $4.99

中和行公司
Chung We Hong Co.,
Telephone 685-9612
368 Powell St., Vancouver B.C.
總代理 飛枝特產 頂靚海參片
又有運到

孫承憲會計師事務所
Dennis Seng, Chartered Accountant
201-96 East Broadway,
Vancouver, B.C.
Tel. 879-8123

銀龍公司
YIN LONG CO. LTD.
535 Gore Ave. Vancouver, B.C. Tel
Tel. 689-7324
燒臘肉食　撚手鹵味
中西什貨　新鮮瓜菜
代理台灣頂好牌：
冷凍包點餃子、梅菜包等　即蒸即食佳品
樽裝罐頭、辣椒蘿蔔、榨菜、鹹酸菜等
多倫多、滿地可、溫地爾、點問頓、卡技利　各埠均有代售
歡迎零沽批發

華高雲　大加拿
金利源興記
GIM LEE YUEN HING KEE
75 Ea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4. B. C.
Phone: 685-9743
直接進口
地道藥材　馳名丸散
各江海味　罐頭雜貨
瓷器籐器　精工藝品
批發零售　一律歡迎

長城公司
GREAT WALL CO.
289 E. Hastings Street
Van. B.C. Tel. 669-0833
最近新貨
紅棗　皮旦　羅漢果　白雲麵　葛粉條　生抽王　老抽王　梅汁薑　零售批發
糖心皮旦　川貝樽蓮李　天津小紅豆　豆豉鯪魚　鮮炸鯪魚　清水苦瓜　楊江薑豉　草菇老抽　菊花晶
無任歡迎